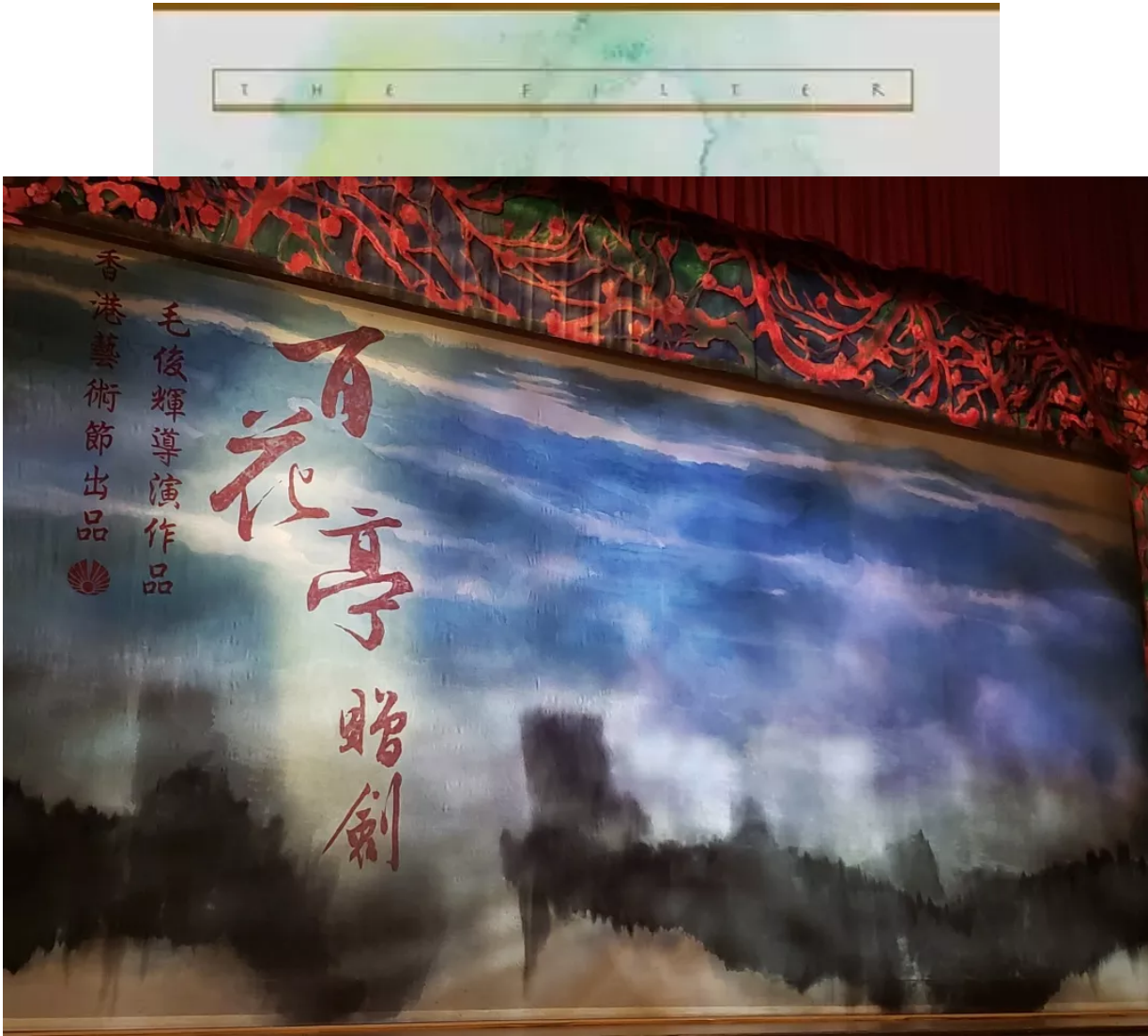


毛俊辉和他的《百花亭赠剑》 | 做到了！上海的年轻人们喜欢！

原创：大雨 有染 昨天



上海第二场演出开始前

© 李歌

毛俊辉先生，是大戏剧家了，在华人戏剧界备受人敬仰；我们尊称他“毛sir”。

毛sir来上海了！刚过去的周末，由其新编（及青年编剧江俊杰）和导演的粤剧《百花亭赠剑》，在美琪大戏院上演！

在来上海前，面对“粤剧会不会让观众觉得太传统，是不是会很难懂……”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毛sir笑着和我

说：

“我觉得，这个作品年轻人看了会喜欢的！”

是的，从两场演出的反馈来看，这一版《百花亭赠剑》是让上海观众，特别是年轻人，耳目一新的。

毛sir速写

“我自己在上海出生的。”毛sir常和身边人这么说。在和毛sir交流时，当他用上海话说出“共舞台”（注：即现在的ET聚场）的时候，我是很意外的；毕竟时光流逝，有60年有余了。**“马连良、裘盛戎等名家，我都是看过他们现场表演的。”**回忆起这段时光，我眼前的长者，俨然是位十多岁的少年，神采奕奕，思绪清晰。

可以这么说，**上海这座城市，为毛sir播下了舞台表演艺术最初的种子。**

而今，他带着新编《百花亭赠剑》回来；正如她本人在第二场演出结束后，开心地说：**“转了一圈，我回来了！”**

回看这个作品的创作，让我们先把时光定格在2014年，香港演艺学院筹划组建戏曲学院，力邀毛sir出山担任院长；任职仅两年的毛sir，用**“做了一个起步工作”**来自我总结。

令毛sir意外的是，在那两年和学生的相处里，**“有那么多年轻人想学中国戏曲，想学广东的粤剧”**。更惊喜的是，毛sir离任第一年，香港艺术节就提出，要不要带领年轻人去做一些创作。

面对这样的委约机会，**“我选择了做戏曲”**，毛sir说。也正因此，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编粤剧《百花亭赠剑》。

毛sir在华人舞台表演艺术领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，远不止于此。



毛俊辉近照

如果说“上海”为他带来了戏剧的启蒙，那么，“美国”则是毛sir专业生涯的起点。

随家人移居香港后的毛sir，在1960年代负笈美国，学习戏剧；他在完成硕士课程后，曾直接追随方法派（The Method）集大成者桑福德·迈斯纳（Sanford Meisner）学习。

说到在美国的往事，毛sir和我分享，他第一次在美国本土剧团获得演出机会的时候，出演了莎士比亚作品《凯撒大帝》中的一角；演出后，当时的评论人对这场演出颇有微词，但是却对这位黄皮肤的演员，表示中意；殊不知，从事戏剧实践并不久的毛sir，当时是因为剧团的白人演员身体抱恙，才获得了上场的机会。

当然，上帝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。

在毛sir的人生里，可以说有很多掠影，是在华人戏剧界是具有开创性的。比如说：他在70年代，就作为主要角色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；再后来，他挑起了美国本土某剧团的大梁，出任艺术总监，在当时，对一位亚裔戏剧人来说，并不多见，更何况，那时的毛sir，才27岁。

1985年，毛sir职业生涯迎来新转折。他回到香港，出任刚成立不久的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一职。他在这个教职岗位上，一直做到了千禧年。比如黄秋生、苏玉华、谢君豪等，都是他的学生；**不夸张地说，内地观众熟悉的香港演员里，有一半以上，或出自毛sir门下，或受到他的教学影响。**

又一个转折出现在2001年，毛sir由老师的身份，转变为公司化后的香港话剧团，第一任艺术总监。在他的任职期间，包括《酸酸甜甜香港地》（2004年）《新倾城之恋》（2005年）等作品来到上海等城市演出。不少内地观众的粤语话剧之门，是从那时候开启的。

而现在，新编版《百花亭赠剑》是否会成为上海观众打开一扇通往“粤剧”的大门呢？



上海第二场演后毛sir上台致谢

© 李歌

从唐涤生到毛俊辉

聊当代香港的戏剧，绕不开“毛俊辉”三个字，而聊粤剧史，绝离不开“唐涤生”三个字。

唐涤生是粤剧一代名伶唐雪卿的堂弟，而后者的夫君，是近代粤剧史上的大家薛觉先。早年的唐涤生，曾在“觉先声剧团”先后从事抄谱和编剧工作；而后，据闻曾拜“南海十三郎”为师。他艺术生涯的高峰，是与“仙凤鸣剧团”合作，改编和创作了包括《帝女花》《紫钗记》《再世红梅记》等广为流传的作品。

《百花亭赠剑》的原编剧就是唐涤生，首演于1958年。

“我最早听过何非凡先生和吴君丽小姐的录音版。”毛sir在说到这个版本的时候，很陶醉；他用“被吸引”三个字来形容那种着迷的感受。

是的，在上海两场的演出过程中，多数观众是陶醉于男女主人公“对唱”段落的；**特别是上半场“赠剑”一折，互诉衷肠是情深意切，声声入耳是词雅曲工。**



何非凡 吴君丽 版本的唱片
图源 网络



毛俊辉版《百花亭赠剑》一折

被唐涤生的原作吸引，这毛sir选择《百花亭赠剑》来改编创作的初动力。

当然，每当被问到“为什么选择”这个作品时，还有个原因也很重要：**“原来的故事是很传统的，最后的结尾就草草结尾了。”**这就给了毛sir和他的团队，留下了再创作的空间。

当然，也并不是没有挑战的。

传统粤剧存在演出时间跨度长，反复吟唱，台词说教，人物关系多，鼓点吵闹等现代剧场观众很难接受的特点。在毛sir看来，这些都需要改。

“剧场不能没有观众。”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主张。因此，不能让粤剧还在传统的路上徘徊，这样只会看的人越来越少。

那么，除了“怎么改”之外，传统戏曲圈“大佬馆”们的保守意见，也是阻力之一。

“2018年香港艺术节首演有一大批年轻的观众，他们是从来不看粤剧的，觉得好奇就来看，结果反响非常大，说这样的粤剧好看，爱看，说这样的粤剧像莎士比亚，有激情！”毛sir回忆。

就这样，毛俊辉导演版的《百花亭赠剑》，成为了香港艺术节历史上，首个在次年就再演的剧目。

这次在上海的演出，也是受到年轻观众喜爱的。从笔者的角度来说，**最喜欢的是结尾的改编**。唐涤生原本的结尾，是传统戏曲大团圆式的：在邹化龙的“号召”下，原本对立的两方，摒弃前嫌，重归于好；这样的结局更接近于对传统“人伦观”的的宣扬。

而毛sir的版本中，安西王、邹化龙等人，自食其果，或致死，或被弃，走向了悲剧；而男女主角江六云和百花公主，则割舍了原有的家庭，奔向共同的爱情前程；**更符合人性，更贴近现代人独立和自由的爱情精神。**

尾声时，江六云和百花公主在梅花图案的背景里，策马扬鞭，共渡爱河，颇富罗曼蒂克的色调，使全剧轻盈向上。



尾声

从20世纪到21世纪，从唐生到毛sir，从传统戏曲到西方戏剧的巧妙融入。这不单单是老戏新编的尝试，更是对剧场和观众的一次挑战：让更多年轻人尝试戏曲艺术的体验。

从心意到新意

在我看来，毛sir的锐意创造，和他童年记忆分不开，和他对剧场的眷恋分不开，也和他对青年观众的注视分不开。

他曾对我说：“**我希望为戏曲的现代化做一些有实质效应的探索，而不是空泛的概念，这还需要有更多的观众去见证它。**”

和只谈艺术的创作者不同，毛sir坚定地认为，没有观众的剧场，是不成立的；和只谈商业的创作者也不同，毛sir始终关心有观众看到了什么，而不是卖了多少票子。

说到本次上海的演出，早在半年前，毛sir第一次和我谈到的时候，开场白就问我：“**这次去上海演出的剧场，观众的观看体验好不好？**”

把自己“想的”创作和观众“要的”观演感受，放到同一纬度思考，一直是毛sir的探索路径。

拿这次《百花亭赠剑》来说，传统戏曲的人物是脸谱化的，或者说是单面的，好人就是好人，坏人就是坏人。“**现代观众是不会相信这个的，我也不会相信！**”毛sir说。

因此，借着戏剧的创作方式，改编唱词、增加调度、强调人物动机等，让原本扁平的形象，成为舞台上血肉有肉的角色。

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毛sir选择戏曲来创新，并不是想“否定”过去，而是想把这门属于中国文化的舞台表演艺术，传承下去。

“创新过程的不容易，往往不在于‘新’，而是首先你对‘旧’的事物，要熟悉，甚至是热爱；然后才是对新的事物熟悉，而不是简单地丢到旧的里头去。”谈到这，此版《百花亭赠剑》，毛sir加入了“蓝色粉底的小生脸”，即邹化龙一角；是值得注意的，这样的创新是脱胎于传统脸谱，又接近现代观众理解的。



右立者为蓝色粉底的邹化龙
他和江花右（左立）的支线 也丰富了整个作品

在叙事上，唐涤生版《百花亭赠剑》的重心，主要放在男女主角上，尤其是给百花公主很大的表现空间；而毛sir版，不但男女角色给到的戏份较为平衡，而且在江六云和百花公主两位主角之外，邹化龙和江花右、安西王和宦臣八腊两组支线，也给到了不少戏份，使得整个作品的叙事层次更加丰富，矛盾冲突也更加激烈了。尤其在下半场，这一改编带来的效果更明显；甚至让观众还觉得不够过瘾。

毛sir的小“心意”，点滴汇聚成《百花亭赠剑》的大“新意”。

这更像“当代版”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毛sir如此概括说。这样的比喻，也是在拉近年轻观众和传统戏曲的距离，毕竟，当代剧场观众，大多数受西方戏剧审美影响而成长起来的。

不过，在毛sir看来，无论是那种表演艺术类型，不论是传统还是当代，都逃不开“好看且有戏”这个基本的美学体验；他展开说：“**这么多年，事实证明，从外国到国内，各方面的尝试，殊途同归，表演手法不同，导演方法不同，但戏就是戏。**”

是的，《百花亭赠剑》，是毛sir在戏曲和戏剧探索之路上的结晶，也是他职业生涯里，心意满满的呈现。

《百花亭赠剑》，有戏，是好戏！

- 劇 終 -

撰 稿 人



大雨

广告人、制作人、评论人

落笔于11月9日上海美琪大戏院观演后

观演外，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两地有三次专访

除标注外，配图由香港艺术节提供

有染·与美好发生关系

舞 台 | 艺 文 | 悦 音 | 映 像

more :

[评·香港话剧团《骄傲》| 有关性压抑的种种](#)

[评·《亲爱的，胡雪岩》| 盛衰沉浮下，焉有完卵](#)

[重读 | 彼得·布鲁克的理论和作品，带给我怎么样的高峰体验](#)

[近观与远望|香港西九文化区“制作人网络会议及论坛2018”](#)

[专访·荣念曾|实验何为？写在“香港带路实验剧场”后](#)

[专访·胡恩威|要了解艺术，先要从技术开始](#)

更多阅读 可点击

乌镇戏剧节 | 杭州国际戏剧节 | 阿维尼翁戏剧节

张晋浩 | 佟欣雨 | 丁一滕 | 杨易

史依弘 | 林怀民 | 蒋瑞征 | 黄俊达

《伪君子》 | 《安魂曲》中文版 | 《手提箱里的死狗》

《夜半鼓声》 | 《秃头歌女》 | 《奥赛罗》 | 《奥德赛》 | 《瑞典之夏》

大剧场版《枕头人》 | 大陆版《金龙》 | 当代剧场版《等待果陀》

- 灵魂编辑部 -

执行编辑：木吉蜜柑

校稿：Miss Helen & Lucifer & Vane

责任编辑：Paula & Cheers

主编：许安琪 & 阿秋



離不開的舞臺

總有一場戲讓你落淚或大笑，
總有個演員讓你刻骨難忘，
總有出舞蹈讓你不禁雀躍！

本專欄聚焦舞臺藝術，
由熱愛話劇、音樂劇、舞蹈等的
撰稿人推出！

他們有媒體從業者、公關創意人、IT金融男，
也有編導、演員等專業人士。

歡迎熱愛舞臺的你投稿，

可以文字，
可以影像！

詳細福利，請勾搭後臺小編！

有染 THE FILTER

T H E F I L T E R
生活趣味志



與美好發生關係

欢迎关注有染微博 @有染和他的好朋友们